





宋史本傳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

元史臣脫脫撰

崇德書局

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  
予不求者遂除袁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  
書丞者僉以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  
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  
人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  
克家罷相袁與祕書少監陳騃各與郡袁得台州五  
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  
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袁成之袁按行前築殊鹵莽亟  
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

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  
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  
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  
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  
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於諸郡民無  
荒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  
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  
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  
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  
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

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典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

斟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

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衰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衰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衰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

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衰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衰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衰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玉蘭亦望收召上

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  
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  
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  
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  
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  
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  
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  
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  
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  
使八階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

壞使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  
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  
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興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  
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  
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  
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  
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  
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  
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  
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

史傳  
五  
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  
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  
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袁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  
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  
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  
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  
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  
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  
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

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  
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  
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  
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  
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  
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袁  
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  
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  
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  
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王有免

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  
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  
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  
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  
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  
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  
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  
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  
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  
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衰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

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  
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  
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衰少從喻樗  
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  
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衰在掖垣首言  
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  
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  
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  
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  
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

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  
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待  
付出戒勅之衰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  
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衰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  
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  
卷嘉定五年諡文簡子棐槩孫焞禮部尚書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可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  
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

### 家譜本傳

文簡公諱袤字延之五歲能詩十歲以神童薦二十二  
歲禮部試第一廷擬狀元以不呈卷秦檜易之登紹興  
十八年進士與朱文公同榜楊文公同官館中有九楊  
之目太上崩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執奏太上  
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邁論遂屈光  
宗以疾不省壽皇公上封事千言即日駕過重華宮韓  
侂冑以應辦超授四階公論罷之又奏汰中宮謁廟濫  
賞官吏百七十二人張說入西府公率三館上書忤旨  
補外陳源姜特立召用公抗疏極言二人之惡不聽遂

乞歸自號遂初居士光宗書遂初二字賜之起家泰興  
令仕至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少師贈太師金紫光祿  
大夫予今諡公少從喻玉泉遊得楊龜山之學門人李  
祥蔣重珍皆公造就爲大儒吳人推理學者必曰喻尤  
李蔣今郡五賢祠邑崇正書院並祀云公平居無事日  
取古人書錄之家人女穉莫不識字共錄三千餘部建  
萬卷藏書樓又闢書堂于錫山之麓久之樓火書焚其  
半僅存書目所著有梁谿集遂初稿若干卷與楊廷秀  
范德機陸放翁相倡和時號四詩翁公生靖康丁未卒  
紹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稱七十舉全數耳按譜公

始祖待制諱叔保公自晉江遷長洲西禧里再遷無錫  
白石里生二子在錫者諱大成在蘇者諱大公大成生  
申申生時亨時亨生衰爲文簡公大公生元即觀文殿  
大學士文獻公也方文簡公喪父廬墓三年一慟累日  
卜葬吳塘始葬十日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公懼隱喬  
松之下聞空中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何德而  
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應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衰又  
純孝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  
紹興十四年秋事也公夫人唐氏生二子長棐以蔭累  
官工部侍郎次槩淳熙進士官太常博士人稱真書櫥

子以其肖文簡也。棊子焞為莊定公嘉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謂合文獻文簡而三也。厥後子孫簪纓不絕具載述祖詩中。

家譜之作始于贈魏郡侯交繼修者蒼梧知縣弼順天府丞魯江西參政瑛文學璿刑部主事際昌俱有傳今翰林院檢討裔孫侗百拜補述

### 梁谿遺藁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九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又許為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為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

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為二卷鏤板行之屬其  
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為之序予因撫其大略書之簡端  
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十巖潛夫稱其咏梅絕  
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  
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  
公梁谿西畔小橋東之作竝傳者也

梁谿遺彙詩鈔

宋 尤

袤 延之

君子堂

堂堂文簡公一世夔與臯君子哉若人此言聖所褒遺  
愛在斯民誰能薦牲牢獨有坐嘯地清風仰彌高

陳耆  
卿赤

城志云太平興國三年畢文簡公士安  
來守郡真宗有君子人之稱堂以是名

節愛堂

誰憐窮山民糠粃不自贍紛紛死溝壑往往困征斂夫

惟節與愛是謂仁且儉揭茲聖人言聊用自鍼砭

陳耆  
卿云

節愛堂在君子堂右舊曰燕  
豫淳熙四年尤守更今名

凝思堂

失脚墜塵網牒訴擾我懷公庭了官事時來坐幽齋天  
風肅泠泠山鳥鳴啾啾我思在何許獨對蒼然崖

陳耆卿云  
凝思堂淳熙四年九守建

樂山堂

艸堂有遺基榛莽歲月久我來始經葺挹翠開戶牖羣

山供笑傲萬象皆奔走所以名學山欲企仁者壽

陳耆卿云  
樂山堂淳熙三年九守建

匿峰亭

小亭在山背不見山巍巍但見四面風輻湊朝宗之深

藏固甚智自牧甘處卑一謙受四益是以能不危

陳耆卿云

匿峰亭淳熙四年九守建  
取孫綽賦匿峰千嶺之句

駐日亭

攀梯上巒級小憩得危亭一覽盡寥廓四山聳寒青浩  
若凌太虛翩如逐遐征昏花拭病目望處增雙明

右六首見陳耆卿赤城志

己亥元日

玉曆均調歲啟端東風又逐斗杓還蕭條門巷經過少  
老病膏肢拜起難白髮但能欺槁項青春不解駐朱顏  
餘齡有幾仍多幸占得山林一味閒

次韻德翁苦雨

十年江國水如淫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  
須煩風伯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  
兀坐書窓詩作祟寒蟲嗚咽伴愁吟

梅

不奈雪埋照可堪風漏香天寒無疹粟日暮有嚴妝桃  
李真肥婢松筠共老蒼合教居第一獨自占年芳

和渭叟梅花

不避風霜苦自甘丘壑潛未禁沾額角信好插梳尖春  
意已張本寒威今解嚴殷勤畱客意尚許隔牆覘

梅花

冷豔天然白寒香分外清稍驚春色早又喚客愁生待  
索巡簷笑嫌聞出塞聲園林多少樹見爾眼偏明

蠟梅

破臘驚春意凌寒試晚妝應嫌脂粉白故染麴塵黃綴  
樹蜂懸室排箏雁著行團酥與凝蠟難學是生香

次韻尹明梅花

江北江南天未春陽和先已到孤根斜枝冷落溪頭路  
瘦影扶疎竹外邨水部未妨時遣興玉妃誰復與招魂  
天寒好伴羅浮醉明月清風許重論

梅花二首

竹外籬邊一樹斜，可憐芳意自萌芽。也知春到先舒葉，又被寒欺不放花。索笑幾回驚歲晚，相思一夜繞天涯。直須待得垂垂發，踏月相攜過酒家。

冷蘂疎枝半不禁，眼看芳信日駸駸。雪霜不管朝天面，風月能知匪石心。望遠可無南北使，客愁空費短長吟。年年准擬花排恨，不道看花恨更深。

落梅

此詩一作瑞鷓鴣詞

梁溪西畔小橋東，落月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

却憶孤山醉歸路，馬蹄晴雪襯東風。

入春半月未有梅花

枯樹扶疎水滿池，攀翻未見玉團枝。應羞無雪教誰伴，未肯先春獨探支。幾度杖藜貪看早，一年芳信未開遲。留連東閣空愁絕，只誤何郎作好詩。

德翁有詩再用前韻三首

文章仙伯記仇池，每想橫斜竹外枝。未放柔柯攢玉雪，稍看紅蒂染燕支。別來望遠憑誰寄，老去尋春只恐遲。把酒問花花解語，定應催促要新詩。

立馬黃昏遶曲池，幾回踏雪問南枝。不應春到花猶未。

梁溪遺稿詩金 四  
定恐寒侵力不支隴上已驚傳信晚樽前只想弄妝遲  
臨風不語空歸去獨立無憀自詠詩

嘗記尋芳到習池攀條頻認去年枝曉穿曲徑千林去  
晚度危橋一木支不避春寒來得得只緣人望故遲遲  
無錢可辦羅浮醉報荅春光只有詩

次韻渭叟蠟梅

快瀉鶯黃若下春要將香色鬪清珍蠟丸暗坼東君信  
梔貌寧欺我輩人光價未輸何遜早詩篇早見豫章新  
渾金璞玉爭多少要與江梅作近親

雪

睡覺不知雪但驚窓戶明飛花厚一尺和月照三更艸  
木淺深白丘塍高下平饑民莫咨怨第一念邊兵

甲午春前得雪二首

寒聲昨夜響蕭蕭逗曉階前亦已消殘臘距春無幾日  
一年飛雪只今朝微陽欲動梅驚萼餘潤纔沾麥放苗  
天意未能違物意漫留殘白占山腰

飛雲回旋逐風飄爽氣令人意欲消荏苒流年春送臘  
殷勤密雪暮連朝冬回庾嶺花無數烟煖藍田玉有苗  
一飽自今真可望更看南畝麥齊腰

凍雲排陣擁山椒待伴還應不肯消皎月冰壺千頃夜

冷烟茅屋幾家朝  
梅枝堆亞難尋萼  
萱草侵凌不辨苗  
殘甲敗鱗隨處是  
被誰敲折玉龍腰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

一冬無雪潤田疇  
渴井泉源凍不流  
昨夜忽飛三尺雪  
今年須兆十分秋  
占時父老應先喜  
忍凍飢民莫漫愁  
晴色已回春氣候  
晚風搖綠看來牟

別李德翁

長恨古人少斯人  
今古人二難俱益友  
兩載覺情親世態  
深難測心期久益  
真相看俱半百此  
別倍酸辛

別林景思

二年無德及斯民  
獨喜從游得此君  
囊乏一錢窮到骨  
曾蟠千古氣凌雲  
論文却恨相逢晚  
別袂真成不忍分  
後夜相思眇空澗  
尺書應許雁知聞

送朱晦庵南歸

二年摩手撫瘡痍  
恩與廬山五老齊  
合侍玉皇香案側  
却持華節大江西  
鼎新白鹿諸生學  
築就長虹萬丈堤  
待哺飢民偏戀德  
老翁猶作小兒啼

送提舉楊大監解組西歸

征轅已動不容攀  
回首棠陰蔽芾間  
爲郡不知歌舞樂  
憂民贏得鬢毛斑  
澄清未展須持節  
注想方深合賜環

從此相思隔烟水夢魂飛不到螺山

送吳待制帥襄陽二首

方持紫橐侍西清忽領雄藩向暑行誰謂風流貴公子  
甘爲辛苦一書生詞源筆下三千牘武庫曾中十萬兵  
從此君王寬北顧山南東道得長城

欲將盤錯試餘鋒故擁旗麾訖外庸南峴北津形勝地  
前羊後杜昔賢蹤不妨倒載同民樂自有輕裘折鹵衝  
努力功名歸報國莫思山月與林鐘

海棠

兩株芳蘂傍池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林光灼灼

彤霞射水影沉沉曉妝無力燕支重春醉方酣酒暈深  
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

玉簪花一名鷺鷥

一種幽花迥出塵孤高恥逐艷陽辰瑤枝巧插青鸞扇  
玉蘂斜敲白鷺巾難與松筠爭歲晚也同葵藿趁時新  
西風昨夜驚庭綠滿院清香惱殺人

拄杖

久矣相隨若弟昆周旋險阻可須論斷橋測水露半影  
野路搗泥留亂痕痴坐自憐今日懶顛持敢忘昔年恩  
得君分付吾何恨休向林間打睡門

劉屯田墓壯節亭

西澗當年卜考槃便於神武挂衣冠後生無復知前輩  
故老猶能說長官三尺荒墳埋玉冷百年壯節倚天寒  
表章賴有羣賢力誰把生芻奠酒盤

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二首

射策當年首漢儒去登雲路只斯須飽聞治最誇閩郡  
已有先聲到益都壯略定羌元自許宗英帥蜀舊來無  
前驅叱馭休辭遠看取東歸上政塗

帝念西南在一隅簡求才德應時須羌彝種落誇威令  
秦隴關河聽指呼自古功名多少壯及今談笑定規模

玉山舊政人誰記應掃棠陰看畫圖

右三十二首見方回瀛奎律髓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犯寒出行邁值此歲云除剛風駕颺輪送我游清都華  
陽第八天仙聖之所居洞門劣容人中寬如室廬橫前  
大谿水於焉限塵區其右萬石林錯落空翠圖茅菴著  
深秀細路緣崎嶇幽泉見客喜頗亦類逃虛山深日易  
曛捷徑趨元符琳宮照金碧天籟鳴笙竽側睨白雲峰  
前瞻赤沙湖金壇聳百丈陰洞通七塗俯視人間世擾  
擾真蟲蛆早以冗陋質忝分赤城符豈悟夙昔緣復造

梁溪遺集詩金  
神霄墟平生夢寐處恍若登華胥歸來拜綠章足力尚有餘珍館十六所安能遍遨娛窮探恨不盡太息仍躊躇

右一首見劉大彬茅山志

游張公洞 并序

舟次湖汭侍季父伯兄游洞靈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漉漉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靈宮覽前賢留題徘徊久之由石徑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道險絕俯俛僅可下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若劔盾矛

戟相撐拄或疊連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蹊而拏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竈井田在焉由石罅而上皆流石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蓋深遠不可到其陽有懸崖滴乳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崖上丹花簌簌下墜芬芳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余游山川多矣茲游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他日觀覽焉

吾聞荆漢南有地仙所宅十年勞夢想今日著脚歷扁舟下湖汭水漲沒沙磧結纜小橋旁杖藜從此適平岡

面陂陀疊嶂堆巖積行行三兩里夾道喬木植其木幾  
合抱其高乃千尺風生萬壑響日照四山赤時搖樹林  
杪忽見屋宇春宮門何崢嶸古道頗脩直長廊景曠曠  
崩殿人寂寂寥落昔賢題摩挲壁間墨捫蘿上層巔俯  
瞰得深窟危梯交枝撐鳥道穿詰屈投身乍寬閒跼步  
仍逼窄攀援愁顛躋傲睨驚險僻懸崖朶頭頷亂石供  
劔戟白雲何時橫乳溢或自滴中空正頽洞了不見天  
隙冥行迷近遠偃僂猶擿植巉巖豈人工隱軫入地脈  
窮幽或篝火俯跪僅容席仙壇尚故處丹竈儼遺跡山  
蟲鳴唧唧野鼠聲嘖嘖傳聞老父語以往真莫測中有

白玉堂橫絕巨石塞傍連洞庭野欲去不可極潛窺目  
先旋縱走膝無力遭迴步西徑突兀出峭壁樅風高枝  
膠藤蔓青陰羃芳草何芊緜丹花亦狼藉躊躇古亭上  
頽仰幽澗碧玳瑁下流水磊砢欲落石雖云培塿高氣  
與嵩華敵其南有空穴澹瀕殷幽黑陰風牙吞吐冷氣  
森噴逼蛟龍久伏藏金玉闕簡冊靈蹤信茫昧幻怪紛  
慘戚將無神物守欲與世壤隔平生丘壑念蚤歲泉石  
癖豈不思三山所恨無六翮樂哉茲辰遊逸興潛有激  
仙翁在何許綠髮尚如昔髣髴笙簫聲徘徊鸞鶴翼俗  
緣磨不盡夢境坐形役何階築衡茅幽時窮日夕風雲

西北起天地忽改色倉皇促歸舟造物豈戲劇良遊易  
乖悟真賞難再得寄語山中人重來儻相識

右一首見沈敕荆溪外紀

### 題雲海亭

亭前山色繞危欄亭下波濤直浸山波上漁舟亭上屋  
相看渾在畫圖間

右一首見咸淳毘陵志

### 青山寺

崢嶸樓閣插天開門外湖山翠作堆蕩漾烟波迷澤國  
空濛雲氣認蓬萊香銷龍象輝金碧雨過麒麟駁翠苔

二十九年三到此一生知有幾回來

### 聽鶯閣

春催金谷曉一望百花齊不作遼西夢從渠著意啼

右二首見無錫新志

梁谿遺稿文鈔

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疏

宋 九 哀 延之



臣等竊惟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功莫大焉繼體守文德莫懋焉藝祖皇帝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于欽宗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莫易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弘濟多難紹開中興功德兼隆上比太祖陛下孝思罔極求所以盡尊親之意稱祖立廟有何不可然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子雖聖不先父食大行太上皇帝親為徽

宗之子子爲祖而父爲宗則難以正尊卑昭穆之序今  
議者不過以光武爲比太上皇帝中興大業雖與光武  
同然漢自高祖至于平帝國統中絕光武以長沙王之  
後起布衣之中不與哀平相爲繼承其稱祖無嫌一也  
漢制每帝即位輒立廟不列昭穆故明帝更爲光武立  
廟號爲世祖廟蓋不與高祖爲一其稱祖無嫌二也大  
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禮當尊崇然實繼徽宗之正統  
以子繼父非若光武比也本朝參稽三代之制列昭穆  
于太廟非若漢世可以更爲廟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  
孝悌之至冠于百王將來祔廟若在父廟之下而稱祖

竊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若更爲廟如東漢則於國朝  
之制豈容違戾質之典禮則不合驗之人情則不順夫  
昭穆尊卑之序所以關綱常係事體者甚大豈易輕變  
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議所參稽禮經博采衆論施行

又

昔曹操朱溫皆號太祖本朝太祖用之不嫌者名實所  
在自有定論也烈宗則劉聰楊渥僭僞之主皆嘗用之  
光宗雖若可用然字體太輕士庶名字多或稱之堯舜  
乃二帝之名唐高祖諡神堯太上皇帝尊號光堯猶曰  
比德于堯而又過之爾今獨取堯之一字以爲廟號有

所未安本朝開基中興皆在商丘國號大宋則今擬廟號獨取乎商之高宗寔爲有證

### 獻皇太子書

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候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

### 論賀正使不當却疏

祖宗以來雖喪制未有不引見使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朝諸臣豈不知不當受而所以不勉從權者以爲旣已通好不當無事而使之疑也况元日朝會俱罷初無賀儀幣物所以將書亦非慶禮萬一使客必欲如禮而去則徒爲紛紛在禮有反經而從權者正爲是也臣等以爲當受

時賀正使至帝以在喪服中禮物當受與否令禮官詳議公與宇文价顏師魯倪思黃元

章張體上疏

右四首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紀

###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于火濫爛扇延以及

縣治燔蕪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無所托足案牘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謹叟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爲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予聞彭君舊矣心固望其有爲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爲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于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爲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

之是冬予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爲重門以嚴啟閉上建層樓以斂勅書治事有廳燕居有室翼以脩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奧者爲藏爽者爲獄爲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爲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案牘爲堂爲齋爲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湏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於丹雘蠶簞之事纖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爲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潴水爲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鄉之荆榛瓦爍之場今乃爲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爲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

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奇斂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  
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鉤校畸贏積索銖  
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  
強使也籍境內之爲工者若干官出僦庸率如其私之  
直居處飲食先爲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  
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  
無過十夫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惰之患謹  
視給散無稽留朘削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若私  
家然故役大而不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己  
亥之秋間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也作於農

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  
不勉民咸勸趨故功力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  
舉事有漸顧何往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士莫難於爲  
邑弱者不足以有爲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  
中則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  
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爲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  
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當君之始至賦  
亂政龐隱戶移稅弗可究詰乃考質劑而正疆理逋租  
匿役披露首服吏姦民瘼檢柅濟理田野歡呼訟日以  
簡故能不困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

起廢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哀聚  
贏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偪仄之中可  
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爲  
吏法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旣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  
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諭彭君也

### 節愛堂記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爲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礙敗屋  
傾敝公廚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  
舊有橋橫縱齊度其東爲草堂今皆毀撤後人因基築  
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爲小閣名曰清平臺庠且隘不快

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頽圯余旣徙臺於參雲亭之後榜  
曰匿峰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  
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廼徙閣於池  
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爲堂曰節愛取節用愛人之義  
旁爲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  
壅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鼉鼉之  
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障間廁隱顯如擁鬢髻如展  
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恰幘二峰角立朋  
秀若偉丈夫冠劔而坐雙塔亭亭影插天半於是仰山  
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消日出層樓飛

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如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始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概日就湮沒今余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崑壑增秀林木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始欲跨池爲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霞起堂記

雙巖堂踞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墻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首闢之墻之外糞壤所潴乃墾乃夷爲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崑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向西上榱棟撓折隅奧庫仄乃改創爲堂三楹南鄉與靜鎮堂相直因名曰霞起由雙崑而望靜鎮直若引繩其外繞以迴廊上連參雲以爲風雨游觀之備爰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烟夕霏萬化千變近峰遠嶺間見層出皆可不出簷廡而盡得之

噫是亦足以廣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爲娛也惟此邦  
靈山所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  
不異今昔或謂予當單乏之際顧爲此不急之務然取  
材於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室  
者通弊者新則亦何害於政哉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尚  
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以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  
年正月己未成於二月壬午

玉霄亭柱記

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獨東望諸峰差遠雲烟空濛外  
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

興丁卯南豐曾使君欲父創建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  
摧敗傾圮芟業欲壓其下昔有茂林脩竹今皆剪伐錯  
爲居民溷圍羅列污穢喧踴游者嘆息余乃披剝蠲疏  
載芟載除四爲繚墻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  
亭之外又有六尺几楹棟榱桷之朽撓疊瓴級甃之欽  
折丹黃粉漆之墜剝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陡可倚可眺  
晨揖灑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  
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  
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爲勝乃刻亭柱以紀歲月云

報恩光孝寺僧堂記

淳熙三年秋九月故參政觀文錢公施其私財於台州報恩光孝禪寺復建僧堂明年九月十二日經始後十五日而公薨又明年六月二日堂成中爲大屋七間高七尋其廣四十有二尺其深十尋前列脩廊後布廣廡其楹高與廣皆如其堂之數而崇深殺之貫三挾廊爲二井區凡爲屋之楹大小二十有四規撫雄壯悉倍於舊公之孫承議郎前知處州軍州事象祖題其榜曰選佛合道俗以落之又明年長老惟禪命其徒了性持書求之於錫山九哀而記之曰天台爲邦仙聖所游佛法之盛冠于東州有大叢林舊名景德衆妙莊嚴近在城

域政和之初賜額天寧紹興之間始易今名是爲祐陵邀福之地列屋千楹有衆萬指乾道癸巳鬱攸扇災佛壁穹堂化爲飛灰時大比丘德光長老立志堅忍誓必再造乃泛扁舟浮海而南持鉢于泉半載乃還憔悴辛勤寸縑積乃建衆寮乃營文室規創後壁架虛鑿空商工度材施者景從惟光之名進于帝聽有詔自天命主靈隱衰時假守睹是勝因求繼光後實難其人萬口一詞曰有權可乃屈致之權不拒我於煨燼中啟大法筵遠近皈依輻輳駢闐寶壑迄成於從空墮權未嘗爲不起于坐有大檀施觀文公錢與是比丘有大因緣私

自念言安聚衲子以有伽藍爲一大事尊師所在龍象  
駿奔四方學徒其來如雲而此僧堂獨未建立起寺之  
廢莫此爲急我當布施爲衆萬先捐三百萬於指顧間  
公之視財如視壤土我無所施隨取而予權之受施如  
谷遇風我無所受有來則容權謂其徒監寺了性汝敏  
而勤命總其政性亦受令奔走後先陶瓦成山伐木蔽  
川權來權藏四衆嗟惜予邀惟禪嗣其法席禪之始來  
衆曰難哉禪來一年衆志允諧巧者獻伎壯者出力涓  
日元徒並舉百役乃立斯堂其大七楹高廣深邃寒溫  
暑清前榮後廡兩倍其數寢食有位宴息有所偉哉斯

堂肇自錢公不逮其成而公已終惟公有孫銜訓嗣事  
爰飾几榻至于塗墍齋鼓粥魚隱隱隆隆攝齊升堂肅  
肅雍雍舊觀復還百廢具舉如瞶得聽若瞽而睹數有  
成壞時有廢興法力願力爲無不成惟三比丘與二居  
士往昔靈山並受佛記作此勝事刹那頃中化瓦礫場  
爲梵帝宮咨汝大衆享此安逸云何脩行報此恩德當  
念作者法力宏深勇猛精進無起退心當念施者願力  
堅重量彼來處無妄受用惟上祖師穴處崑居今汝不  
然夏屋渠渠惟上祖師行乞取足今汝不然飽飯果腹  
廣席連牀窓戶明虛心境洞然萬法一如臥具巾單隨

用無乏困歇饑餐莫非妙法汝若一念證常寂光華嚴境界即是此堂汝若不斷五欲三毒當知此堂即是地獄中山崇崇與堂無窮我爲斯文相其鼓鐘

右五首見陳耆卿赤城志

### 雪巢記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聶屨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

晞暉則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鐘而鼎食童顏稚齒羣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耄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汨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爲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

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污  
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  
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  
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懷金  
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  
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  
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  
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  
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  
真行烈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

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因郡事卒卒無須臾間每從君語  
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朴滿前牒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  
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  
在吾目圍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爲之記

### 雪巢小集序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參政子  
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米數百斛謝不取賀  
旣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于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  
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  
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于焉上覘識之使人傳言

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  
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  
中汲水延晚花推窓數新竹中夜鶯鶯喧誰家海船上  
唐人之精于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  
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逆其後諸公彫喪  
略盡君亦連蹇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  
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  
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祕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  
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  
多則不能兼人之所以可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窮之具  
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  
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  
小集云

思賢堂三讚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台州  
淳熙丁酉衰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學獨訪遺  
像未獲後三年衰來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爲安  
仁宰廼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繪像于廟遂摹得之  
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俾邦人歲歲得蒸嘗云

瀕海出日聲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勝求惟良得  
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遺風髣髴勵相  
我家流澤未已再拜德容尚息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  
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曆六年來守是邦有功在民  
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繪置學宮  
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仙卒老東府燁如文章海內咸覩方其未逢出  
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安堵完城浚隍植我棟宇百六  
十春尚芘風雨躋彼參雲人渺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  
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  
守繩墨規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自觸墻壁使用  
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音澤厥令甘棠二五詩  
蹟

右五首見林逢吉赤城集

刑部郎官題名記

合天下訟獄之成律令章程之事悉總於尚書刑部其

輕重出入之際人之死生繫焉責任爲不輕矣唐制刑部郎分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本朝因之然止以爲階官不釐本務凡四方以具獄來上則獻於審刑院別命朝官一員判院事至于元豐始以審刑歸刑部官制行二十四司各正其職於是刑部始得專其官而任益重中興以來遵承不改聖天子哀矜庶獄郎官必採時望非明習法令更治民者弗除所以選任之意甚厚士之當是選者可不思所以稱明指哉夫法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民僞日滋法不能勝奇請佞比紛然雜陳于前居其任者苟非明有以察之仁有以守之

公有以行之則姦吏並緣舞文巧詆人受其害故居官稱職每難其人而在上者尤以擇賢任職爲意歲月既久除授不一前人名氏漫不可考淳熙十一年陳公倚錢公冲之之爲是官也慨然興嘆謀欲序次而書之石會錢公移漕畿甸乃伐石庀工祝陳公緒成之繇紹興末得七十人屬表記其事且曰視其名而考其歲月則其人之功行善最皆可枚數使後之居於斯者有所警而不敢忽也廼述其大略且使知刑部之有題名自二公始云九月望

右一首見潛說友臨安志

跋蘭亭

唐文皇既得脩禊敘命趙模諸葛貞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摹故流傳于世者皆可寶蘇大令自言家有五本今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谿九裒

又

司業汪逵家藏禊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是轉摹失真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武世以斷損帶流右天四字爲真而此獨完好然精采乃與唐人鈎摹本不異殆是定武以前未斷損者邪乾道壬辰中秋日錫山九裒跋

又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歐楮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本以賜羣臣故傳于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九裒

又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

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柳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衰

又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本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斷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爲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采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

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比斷去本自不多見况未經薛氏所斷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序多矣此特一二見爾淳熙丙午季夏望日尤衰延之題王順伯第一本

又

唐文皇旣得脩禊序命趙模韓道政諸葛禎馮承素搨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迹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刻者爲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柳伯時有薛道祖親籤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

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  
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  
本無毫髮異其刻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剩肉  
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余之言淳熙四年仲春望  
日九袞題順伯第二本

又

蘭亭敘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  
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九袞觀

又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爲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叅

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  
士汪達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樾伯時所藏薛  
道祖親題正同以爲唐古本云九袞題

右八首見桑世昌蘭亭考

### 朱逢年詩集序

英偉豪傑之士生亦有所自來故其亡也決不泯泯與  
草木同腐觀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失則  
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  
無入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材自負其長不  
肯隨俗俯仰厄窮蹇踔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氣

梁穀遺稿文金  
愈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  
直糠粃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舞雩氣象  
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  
生直欲友淵明于千載至所謂自我識興廢於天無怨  
尤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于  
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諸事業何媿古人百不一  
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悲夫先生有  
兄曰韋齋白首郎潛不究大用人以爲恨其詩凌厲高  
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  
倡其詩源遠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

右一首見朱棹玉瀾集

### 與吳斗南書

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當以板行  
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  
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邪

右一首見吳人傑周易古經

南宋詩家首推尤楊范陸號中興四將蓋比之張韓劉  
岳云顧其時習尚爭學唐風由元訖明鮮有齒及宋詩  
者洎乎 昭代然後大行蘇黃而下劔南爲盛石湖次  
之誠齋雖拙于用多亦篇什斐然矣獨吾祖 文簡公  
有梁溪集遂初橐二刻度置萬卷樓中間厄于兵燹浸  
尋散失歷今五百餘年靡有子遺勝國之末錫山顧先  
輩有宋文鑑之選徧覓 文簡著作了不可得僅傳其  
落梅詞一首而已海內藏書家縹緲不乏何獨靳于吾  
祖百無一存咄咄怪事子孫不肖未能奉守典章致先  
賢手澤委諸草莽更可痛也今歲庚辰秀水朱竹垞檢

討偶過西堂追話及此自言家有載籍略見一斑遂歸  
搜篋衍得古今詩四十三首雜文二十五首彙成二卷  
手鈔示予予捧持趨躍如獲異寶其拜賜我友多矣隨  
命梓人授之剞劂既攷詩文所出如赤城臨安茅山志  
朝野雜記瀛奎律髓等類亦非希有之書但世間讀書  
者少闡幽索隱不暇以爲倘有閱覽博物君子漁獵所  
及拾遺補闕惠而教我庶使延津之劍離而復合合浦  
之珠去而復還此後生小子所禱祠而求也先是 文  
簡公賜塋在西孔山十世久矣無何爲夫已氏盜葬其  
旁不辨阡陌予因祭掃一見蹙然走訴中丞逐而遷之  
旋加修葺于是穹碑巋然封樹如故今重鋟遺槁焚告  
墓門亦足慰 烈祖于九京矣校訂之餘僭跋卷尾以  
誌歲月時康熙三十九年中秋既望第十八世孫侗百  
拜謹書是年八十有三矣

西堂此跋不見良齋倦稿

又簡集不傳此本為朱竹垞輯錄而展成刊行者也書不多見卷  
首有玉小印<sup>三</sup>大印一曰臣鈺印曰舊史官者則徐虹亭也曰達原松印  
者則徐山民也曰紫藤花館者則劉玉祚也二徐吳江人劉江山人為

泖生之弟云乙丑中秋霜厓





